

海派芭蕾绽放新春“第一枝”！ 上海芭蕾舞团开拓“线上线下一体化”舞台空间



上海芭蕾舞团
新春献演经典版
《天鹅湖》。

上海芭蕾舞团直播
“芭蕾云课堂”。

均本报记者 张挺摄
制图：冯晓瑜

■本报记者 宣晶

“梅花香自苦寒来”，海派芭蕾又绽放出新春“第一枝”。春节期间，上海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茶花女》献演于上海大剧院，温润市民的春节文化生活。与此同时，三场“艺起前行”线上活动吸引超13万舞蹈爱好者涌入直播间，跟着芭蕾明星们学习舞蹈，领略海派艺术的风姿。如今，上芭官方微博拥有粉丝数24.6万，共发布短视频77个，跻身“抖音2020年度十大艺术机构”。

日前，上芭经典版《天鹅湖》再登上海大剧院，在唯美浪漫的“天鹅海洋”中，舞者们与近千位观众共贺新春。对上芭首席明星吴虎生来说，大剧院舞台是如此的熟悉而亲切——2015年2月，经典版《天鹅湖》就是在这里举行世界首演。此后的六年里，上芭“天鹅”的羽翼不仅划过了国内多个城市，他们还三度赴欧巡演、出访大洋洲，让海外观众了解并赞叹于中国芭蕾的细腻优雅。去年年初，上芭经典版《天鹅湖》在林肯艺术中心连演4场，创下中国院团在该剧团自主售票的最高票房纪录。

而去年此时，上海芭蕾舞团“戴着口罩跳芭蕾”——经过14天隔离休整，上芭演员们走进练功房恢复基本功，“不停演不停功”挥汗如雨训练的视频火遍全网，被翻译成10种语言传递给了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芭团长辛丽丽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超过6600万人次观看了视频，25个国家网友参与讨论，超过300多家媒体参与视频传播，或撰写文章点赞中国艺术家的奋斗精神。

2020年，上海芭蕾舞团完成了105场线下演出和12场线上表演。如今，疫情的阴霾在中国逐渐散去，而“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精神却刻进了演员们的心里。今年新春，辛丽丽、吴虎生和上芭主要演员戚冰雪在抖音上直播“芭蕾云课堂”，七万多舞蹈爱好者涌进直播间学习舞蹈；大年初二，吴虎生在“云上”带网友一起练习芭蕾基本功，又吸引了五万多粉丝。“在大众的印象里，芭蕾一直都很神秘，练功都会关紧大门。虽然芭蕾‘开绷直’的要求全世界都相同，但每个团会有自己排练的独门方法和标准。”辛丽丽说，“现在通过网络，我们把上芭‘绝招’‘绝活’亮给网友，得到了许多人理解和支持，也让更多人发现并爱上了芭蕾的美。”

据悉，上芭今年将开启《花样年华》的沉浸式探索，观众将在老建筑的不同空间近距离走进芭蕾。此外，多部红色芭蕾舞剧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修改中，原创作与经典复演百花齐放，目前已初期排定了107场演出。

访谈录

这宝藏值得被更多人看到： 在细密充实中带点苦涩，又在精神上回甘无穷

嘉宾 黄磊(《戏剧新生活》发起人)、赖声川(《戏剧新生活》艺术委员会主任) 采访 童薇菁(本报记者)

“戏剧。戏剧你知道吗？很精彩的，花不了多少钱，可能你就记在心里了，记一辈子。”开播五期，爱奇艺的《戏剧新生活》火出了圈，收视率和网络热度不断看涨，豆瓣评分从开播7.1一路飙升至9.3。真人秀几乎零距离的镜头前，八位并不著名的戏剧人为观众带来无数笑点、泪点和心动时分，在细密充实中带点苦涩，又在精神上回甘无穷。

第一期的《养鸡场的故事》、第二期《出山》《鸡兔同笼》，以及后来的《邂逅·似水》《巴西》……一部部高分剧作在观众眼皮底下创作诞生，戏里戏外同样动人。从向往星辰大海的渺小生灵，到戏内世界里温情脉脉的人工智能，戏剧人丰富的精神世界构筑起舞台的磅礴。这部没有流量底色的戏剧综艺缘何能一跃而出，成为2021开年第一综艺黑马？它的制作带着怎样的初心与情怀？本报记者与《戏剧新生活》节目发起人“戏剧公社”的两位主任——知名演员黄磊和导演赖声川，进行了一次对话。

用综艺的载体，传递严肃艺术的观感

记者：近些年热门综艺《声入人心》《舞蹈风暴》等带火了音乐剧、舞蹈，也把不少专业演员推上互联网流量入口。戏剧上综艺，似乎是大势所趋，但《戏剧新生活》开播后，和以往综艺节目制作和营销上却不太一样，不炒CP、不引导八卦式的话题；让一群不太知名的演员住在古镇乡村里过起了“苦日子”，很多人疑惑这能算娱乐节目吗？

黄磊：如果说生活常常会出现一堵高墙，戏剧就是那墙上的一道裂缝，光可以从那里照进来。观众印象中会觉得，综艺节目就是搞笑节目，闹腾腾的、追击战式的，市面上有很多，但这不是全部。我更愿意将《戏剧新生活》称之为一个纪录片式的综艺节目。“戏剧+综艺”的目的，既不是单纯地让观众到节目中去评一部部戏剧作品，也不是去评价一个个演员的颜值或演技，而是通过节目让更多人走近“戏剧人”，更多了解戏剧这个宝藏，了解它究竟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什么奇妙和深远的影响。

话剧《暗恋桃花源》有名吗？舞台上演了十年，其实也就几万人看过现场；电视剧一集的观看人数可能都不止这个数。用综艺这种大众化的载体，去传递严肃戏剧的观感，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梦想有点像堂吉珂德，跟一个大风车在搏斗，但这就是我的初心。严肃艺术的繁荣和复兴，意味着一个民族整体向上向好的发展。没有人反对对娱乐生活，人们需要段子手为生活增添笑料，但是戏剧、音乐、舞蹈、绘画、文学诗歌、艺术电影……这些则是审美的起点，是获取幸福的能力，是更重要的精神陪伴。

赖声川：高冷的艺术登上大众综艺是一把“双刃剑”吗？我承认有这样的矛盾性，但《戏剧新生活》在处理这一点方面态度非常



八位戏剧人齐聚“戏剧公社”。

诚恳——纯粹地表现这些戏剧人的生活与创作。节目组有一点很明确，不去把戏剧人做成对手，我们不需要比赛，尤其不需要比“演技”。创作不是竞技，做真实的自己就好。

相比戏剧能不能赚钱，做戏剧能不能获得尊严感更重要

记者：“只要展现真实的自己，他们就发光了。”九零后青年导演刘添祺在第一期的日常镜头前紧张到呕吐。无数弹幕说“是我本人了”“心疼到想抱抱他”。总有些局促不安、谨小慎微的他，但在乌镇戏剧节冠军作品《鸡兔同笼》里如此自信，才华耀耀。这八名戏剧人的选择是非常有趣的，一方面有点随机，一方面又很多元。虽然都不是荧屏熟脸，也不靠颜值取胜，但观众都越来越喜欢他们。把他们挑选出来，在当前中国戏剧表演创作领域具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黄磊：我们并不在意这八个戏剧人是否顶级。他们刚好有些代表性，都比较年轻。把他们聚集到一块儿是完成一次模拟实验，反映中生代、新生代戏剧人对严肃艺术的一些观感。我们今天的人才培养，不应该只培养明星、大腕、流量，也不是让有名气的人变得更有名，而是传承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要让他们在创作中不仅仅关心自身的发展，也会关心行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文艺的传承，这才是最重要的培养目标。

赖声川：刘添祺和丁一滕都是从乌镇戏剧节中被发掘出的“宝藏男孩”，在节目中人气很高。青年人需要被发现、被看见。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把青年竞赛作为乌镇戏剧节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我自己也在上海长期培养年轻的创作者，未来也有许多计划。如今靠戏剧编剧为生的有多少人？真的少之又少，不得不珍惜，要好好爱护。

记者：有网友说，“在流量变现的年代还

能坚持艺术和梦想的人，掌声和关注都要给他们。”在获得尊敬的同时，这个行业的艰难也是不争的事实。演了20多年戏的刘添祺说自己兜里常年只有两万元，震惊了不少网友；吴昊宸为卖票奔波的画面也刺痛了不少戏迷；“求付款二维码”要“隔空买票支持”的弹幕也获得许多点赞。“戏剧能不能赚钱？”在节目一开始便抛出的话题，最终会给出答案吗？

黄磊：戏剧和别的工作一样，都有能赚到钱和不能赚到钱的；但不能以赚钱或不赚钱作为思考的起点。抛出这个问题其实是应该绕开它，下一个问题应该是：怎样才能让戏剧被人喜爱？这个时代已经有那么多的娱乐，是不是更需要一些严肃的声音和作品呢？相比戏剧能不能赚钱，做戏剧能不能获得尊严感更重要。如果有一天，严肃艺术像舞蹈、戏剧、音乐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日常生活的文化必需品。如果有一天，除了K歌、火锅、游戏、聚会，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很踏实、丰富的文艺生活方式，这个时候对于创作者而言就会很有尊严。

赖声川：以戏剧活动为代表的严肃艺术是一个社会的核心。虽然我们只是小众文化，但我们的影响力经常超过大众文化。我们是在讲一个时代的故事，我们是这个社会的粘胶。在剧场工作的人，不管是幕前或幕后，不管是大明星还是“螺丝钉”，都应该要能够养活自己及家庭。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更尊重纯粹在舞台上演出的演员，本来就应该这样，一个演员不需要追求影视、流量的光环，就能拥有一个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真人“秀”再好看，拿不出像样的戏剧作品，什么也不是

记者：就像戏剧有时也离不开“明星戏”带票房，综艺节目也少不了请一些有名气的演员如何哭、梅婷等来做嘉宾。有网友说，大咖们一来，卖票不愁了，但对戏剧真的是好事吗？

赖声川：既然综艺是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有明星的捧场也是自然的。在现阶段，国内戏剧少不了依靠明星推动票房，但这才是一把杀伤力很强的“双刃剑”。明星可以带动一个戏的票房，但如果这个戏还是给人观感不好，会让很多本来愿意看戏的人永远不看戏了。因而在一个更成熟的社会里，观众应该不在乎一部戏有没有明星，他(她)可以从其他更多的方面判断一部戏值不值得看。

黄磊：每年乌镇戏剧节都会有很多明星、影视演员来看戏，他们不是来带话题、带票房的，就是单纯的喜欢。明星戏也未必是一种纯商业利益驱动的创作。但我相信，我们社会对严肃艺术的追求，最终是可以脱离明星和流量的，这是一个缓慢进步的过程。

记者：“真人‘秀’再好看，拿不出像样的作品，什么也不是”，吴彼在第一期节目中的这句话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这部综艺在提供“秀”之外，确实提供了不少佳作，甚至每期的演出都掀起一波对戏剧艺术的讨论，作品集也被网友反复回看分享。节目结束后，这些作品会进入商演舞台吗？进一步说，《戏剧新生活》最终能否让戏剧“出圈”，对国内戏剧生态产生一些影响？

赖声川：这就是这个节目对我来说的惊喜。能不能作为商演？我觉得，当然可以！黄磊：受海外疫情影响，今年乌镇戏剧节应该也很难有外国作品来演出了。除了在国内找一些创作者来参演之外，我们更希望推动节目中已经让大家看到的这些作品走上舞台。只要是好的作品，自然就会有价值，商业价值会回馈到这些创作者身上，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观众，是戏剧最需要的，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戏剧艺术能不能因此“出圈”，我现在判断不出来。我只发心做一个播种人，播下那颗种子，就是让更多人知道——戏剧很好，很有意思，很好看！那么将来，接触到这个概念的人有机会碰到剧场的话，可以有一种强烈的联系感，或许他就走进去了，而不是戏剧与他全然无关。

海外视点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在超过150种演员组合中自由选择表演者，一种全新的音乐剧表演形式即将诞生。英国谷仓剧院将于今日至3月7日推出“先行女性的秘密社会”线上音乐剧特别项目，创新的形式旨在为音乐剧迷们提供丰富多元的线上体验并吸引潜在观众。过去的一年对演出行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业界生态短时间内无法复原的情况下，海外的剧场也纷纷寻求新机遇，从线上演出到创意企划推出各类“云端”节目，自救的同时也一解观演爱好者的艺术之渴。

新形式与原创剧目共生，为线上演出赋能

不论领域与特长，“先行女性的秘密社会”集结了包括雅妮娅·理查德·诺埃尔、劳伦·伯恩、娜塔莉·卡桑加在内的14位音乐剧女演员，角色涉及了公主、反派、梦想家等典型舞台代表。在这个得以让她们“共存”的演出中，观众将在五个“选择你的演出者”屏幕前根据提示自行决定下一个角色。据统计，音乐剧中将有超过150多种组合供观众选择。全体演员将在最后一幕中集结亮相，让音乐剧迷们一睹所有角色的风采。

“我希望借由这个项目为观众定制体验，他们可以在其中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演出”，“先行女性的秘密社会”艺术总监瑞安·卡特将其视为打破固有模式的一举，“这是音乐剧界从未有过的数字戏剧形式，它相当‘舞台化’，也兼具自我意识和当代审美”。

除了该场演出，谷仓剧院又在线上项目也于近日公布，改编自英国戏剧家、小说家奥斯卡·王尔德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最新舞台版将于下月上线，剧目综合运用了广播剧、电影、纪录片以及传统戏剧中的技巧元素，情节与当下流行的社交软件紧密结合，设定在一个充斥着修图和滤镜的世界中，讲述网络达人道林·格雷为保持他光鲜亮丽的社交形象而误入歧途的故事。观众支付后将获得一个有效期为48小时的演出链接以及电子礼包，在线走近当代版的“道林·格雷”。

从在线播出到在线演出，“云端”内容日渐丰富

在观众无法亲临现场的时期，播出精彩演出的录像也是世界一流剧场与院团最通用的做法。如柏林爱乐乐团公布了多达600场音乐会的录像，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开放了旗下所有的视频资源，英国国家剧院推出“英国国家剧院在你家”栏目，每周上线一部戏剧，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每晚放映一部歌剧精品，波士顿交响乐团则选择了过去演出季中最受欢迎的乐团现场演出进行播出。

然而，经典内容的重播还是无法填补艺术爱好者的需求，他们的热烈反响也加快了剧场制作新内容的脚步，一系列项目与演出也因此应运而生。伦敦杰米尼街剧院在社交平台连载了由知名演员与戏剧界人士朗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音像；英国皇家宫廷剧院推出“家庭剧院”，与观众一道集思广益，以戏剧中的一句台词为灵感，拍摄自己的戏剧作品。

大都会歌剧院则在邀请艺术家们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为观众进行线上表演后顺势推出在线付费音乐会，德国歌剧男高音乔纳斯·考夫曼担任了首场嘉宾，音乐会还募集到了超过300万美元的捐款。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歌剧院、阿根廷科隆剧院、波兰国家歌剧院等也开设了歌剧独白活动以及相关艺术课程，以另一种方式和剧迷们沟通和交流。

自由搭配一百多种演员组合，英国谷仓剧院将推出线上音乐剧

「云端」不断上新，解艺术之渴